

皖新书坊

曹多勇中篇小说精选

CAODUOYONG ZHONGPIANXIAOSHUO
JINGXUAN

曹多勇◆著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曹多勇中篇小说精选

曹多勇◆著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多勇中篇小说精选/曹多勇著. —合肥: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2013. 2
ISBN 978-7-5650-1226-6

I. ①曹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5835 号

曹多勇中篇小说精选

曹多勇 著

责任编辑 朱移山

出 版	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	版 次	2013 年 2 月第 1 版
地 址	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	印 次	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邮 编	230009	开 本	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电 话	总 编 室:0551-62903038	印 张	21.5
	市场营销部:0551-62903198	字 数	374 千字
网 址	www. hfutpress. com. cn	印 刷	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E-mail	hfutpress@163. com	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
ISBN 978-7-5650-1226-6

定价: 29.80 元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目击者	(001)
夏四家	(040)
肚子愈来愈大	(071)
夏 毒	(102)
西瓜地长出的风景	(139)
水季天	(168)
日子越过越亮堂	(198)
我的傻子生活	(235)
骗鬼去吧	(268)
家 赋	(309)

目 击 者

MU JI ZHE

1

黄金牙站在镇子里的一条公路边。

他看见一个男人惊慌失措地抱着孩子跑过来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——孩子，你没有什么事情吧？——孩子，你不要吓唬我！黄金牙的前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路，男人抱着孩子沿着这条路从东往西跑，东边是一个十字路口，西边是一座镇子医院。黄金牙不知不觉地往路边倒退两步，让抱着孩子的男人从面前跑过去。黄金牙认出来，这个男人是赵家岗的赵大志。黄金牙还看见赵大志怀里抱着的孩子脸上擦破几处皮，鼻子里有一丝殷殷红红的血流出来。黏黏稠稠的血，一滴一滴落地上。黄金牙站着没有动，目送着赵大志抱着孩子没命地往镇子医院跑过去、跑过去。

日子刚出正月进二月，晌午过后的镇子上空空荡荡的，很难见着一些路人。赵大志抱着孩子跑过来就跑过来，没见几个路人上前问一问因由；赵大志抱着孩子跑过去就跑过去，没见几个路人相跟着看一看热闹。天空阴沉沉的，镇子灰蒙蒙的。黄金牙抬眼往东边瞧一瞧，瞧不清十字路口的景况；抬眼往西边瞧一瞧，也瞧不清镇子医院里的景况。

就是这时候，黄金牙的左眼皮猛然一下跳起来。欢快而疾速。黄金牙能听见上下眼皮碰撞的“啪啪”响声。俗话说右眼跳挨（挨打），左眼跳财（发财）。黄金牙没把眼前发生的事跟自己联系起来，更没想到自己会发一笔财。“啪啪啪——”左眼皮一阵接着一阵跳。黄金牙知道这么一句俗话，却不大相信这么一句俗话。

黄金牙骂眼跳，你他妹子的说我发谁家的财，年前年后天一件活没有

找上门，我都快饿死啦！

黄金牙骂人跟别人不一样，不骂“他妈的”，不骂“他姥姥的”，专骂“他妹子的”。

黄金牙继续骂眼跳，你他妹子的没看见我站在这里都喝好多天西北风，你说谁个找上我的门？

黄金牙站在镇子的公路上，不是闲溜达，不是看景致，也不是找闲事，是等活，是做买卖，是挣钱，是过日子。黄金牙是个依靠替别人做事生活的人，年前年后天没一件活找上门，也就没挣着一分钱，吃老本哪有多少老本吃，眼见着口袋空出来，黄金牙惊慌起来，家里待不住，整天待在镇子里的这条主要公路边。这里的人多，这里的事多，相对这里的机遇就多，黄金牙指望尽快地遇见一件找上门的活，去挣一笔钱，缓解一下手里的窘困，缓解一下心里的恐慌。一连好多天过去，这里的人多不与他相干，这里的事多不与他相干，还是一件挣钱的买卖没有等上手。

“啪啪啪——”左眼皮不识趣地依旧跳动着，黄金牙使劲地闭上左眼说，你他妹子的我看你还跳？

黄金牙的左眼皮受到压迫跳不动，不跳了。

突然地黄金牙站着的地方热闹起来了。

从西北赵家岗的村路上跑来一群村人，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她叫黄银月，是赵大志的老婆。黄银月一边跑一边哭，我的孩子呀——你怎么会从脚踏车上摔下来呀——也不知道摔个怎么样呀——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还怎么过呀——

黄金牙知道赵大志怀里抱着的孩子是从脚踏车上摔下来的。赵大志与黄银月是半路夫妻。这个孩子不是赵大志的，是黄银月跟从前的男人生下来的。

黄银月的头发披散着，衣褂斜扭着，两腿软拉着，左右两个女人搀扶着。

不大一小会，从东北黄家岗的村路上跑来一群村人，领头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她是黄银月的娘。这个女人一边跑一边哭，我的外孙呀，你怎么会从脚踏车上摔下来呀，别人从脚踏车上摔下来不妨事，你怎么一摔就摔死掉了呀——

黄金牙心里“咯噔”一响，知道赵大志怀里抱着的孩子摔死了。黄金牙家也住黄家岗，认识这个跑过来的女人。黄金牙想上前搭一句话，这个女人疯掉一般从面前直直地跑过去。

这个女人一身劲，把跟着的家人甩多远。

又过不大一小会，从东南张家岗的村路上跑来一群村人，领头的是个六十多岁的女人，她是黄银月以前的婆婆。这个女人一边跑一边哭，我的孙子呀，是黄银月跟她的野男人有意害死你呀，她俩害死你就没有碍手碍脚的了，过日子就利亮了！

这个女人手里拿着一把光亮亮的菜刀。

这里的人家稠密，喜欢叫着××岗，一个个村子偎在镇子周围，近的不足两里地，远的不过五里地。四周村人到镇上，脚步紧一点，顿把饭工夫就到了。黄金牙脚下站着的地方虽说不算镇子的正中心，却是四周村人进出镇子的必经之路，前后左右哪一条不起眼的弯曲小路都连接着一个远处的村子。一前一后这么三群村人从眼前跑去镇子医院，黄金牙还是稳稳当当地站着不动弹，把一双眼睛睁得开开的使劲地盯着西南方向的一条村路，等候着从这个方向也跑过来一群村人。换句话说，其他方向都有村人跑过来，黄金牙觉得这个方向也应该有村人跑过来。至于这个方向跑过来的村人算是赵大志或黄银月的什么亲戚，黄金牙就说不清楚了。

一条空空荡荡的村路一直是空空荡荡的。倒是从镇子医院的方向走过来三个毛蛋孩子，朝着这条空空荡荡的村路走过来。三个毛蛋孩子的岁数都不超过二十岁，面相长得差不多，瞥一眼就知道是一个村子的，是一个家门的。三个毛蛋孩子从黄金牙身边经过时相互说着话。

小个头的一个孩子说，这家孩子死得亏，竹竿挂一下摔下来就摔死掉了。

胖一点高一点的一个孩子说，拖拉机拐弯一甩的劲头多大呀，甩你身上怕是你也活不了。

小个头的孩子问胖一点高一点的孩子，你看清那辆拖拉机是谁家的？

胖一点高一点的孩子回答说，我能认出来。

第三个孩子说，能认出来也不要胡嘴说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。

黄金牙听明白，黄银月孩子的死是一起交通事故造成的。

竹竿挂孩子——拖拉机拉竹竿——拖拉机是谁家的？

三个毛蛋孩子一前一后一中从黄金牙面前走过，朝着西南的一条空空荡荡的村路走过去。小个头的孩子走后面，胖一点高一点的孩子走中间，第三个说话的孩子走前面。

事情至此，黄金牙还是没把眼前发生的事跟自己的生意联系起来。黄金牙压迫着的左眼皮一松开，又一阵“啪、啪、啪”地跳起来，更加快速，更加张狂。黄金牙抬起右手毫不客气地一巴掌拍打在自己的左眼皮上。

黄金牙骂眼跳，你他妹子的，他个死孩子跟我有什么关联？就算交通事故赔偿十万块钱，会有我一分钱？

黄金牙这句话没骂完，自己就把自己骂醒悟。黄金牙的两条腿朝着西南方向的一条空空荡荡的村路狂奔起来。他要追赶上前面的三个毛蛋孩子。道理很简单，这三个毛蛋孩子是这起交通事故的目击证人。黄金牙从中间牵线找到三个毛蛋孩子做证人，赵大志家会一点好处不给吗？

一条空空荡荡的村路上，黄金牙没命地一直跑呀跑呀跑。黄金牙一边跑一边在心里跟自己说，没有活找上门，我要自己去找活。

说不清楚黄金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人。说他忙，他整天东溜西逛的没一件正经事去做。说他闲，他整天跑东跑西的一刻不闲着。东庄里的东家，有个孩子想去县城念高中，找不着门路。黄金牙说我带着孩子去。这件事，黄金牙一跑能跑好多天。西庄里的西家，有个媳妇生病住进县医院，需要开刀，想找一个好医生。黄金牙说，这事好办，我去找。一件“好办”的事，黄金牙一趟一趟地能跑好多趟。

黄大牙帮村人做事是有偿的，一次性开口要多少钱。黄金牙不种地，不生意，不买卖，一日三餐，油盐花销，全指望帮助村人做事情。反过头来说，四邻村人也需要黄金牙这种人，经常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需要黄金牙帮助做。比如说，县公路局修一条公路不声不响地占掉你家的一缙庄稼地，你家不想要钱，认就认了，你不认，又不知去找谁，就去找黄金牙。黄金牙找回钱，你们两家按成分。又比如，一块地里种上油菜，光开花，不结籽，你想找卖假种子的人赔偿，可又不知道怎么去说理，还去找黄金牙。诸如此类，等等。黄金牙经历丰富，历任过生产小队的小队长、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、村委会主任、牛行中间人、人口贩子。做生产队小队长的時候，当过县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。做生产大队副大队长的时候，娶上个女知青做老婆。做村委会主任的时候，去过广州、深圳、香港、澳门考察过。做牛行中间人的时候，得手发过一笔小财。做人口贩子的时候，失手蹲过一年班房。可以说，没有黄金牙没做过的事，没有黄金牙不敢做的事。正是黄金牙见多识广，有这么丰富的人生经历，那一年从村委会主任的位置上落选退下来，才顺理成章地干起这种事。黄金牙操持的这份新职业，绝不属于过去的三百六十行。县里的各个部门，黄金牙跑得比镇里的镇长勤，四邻村里的村人认识的也比镇里的镇长全。黄金牙操持的这份新职业，村民需要，村民愿意，不犯国法，不违村规，村里管不着，镇里管不着，县里也管不着。

黄金牙从事这种职业一转眼差不多十年过去了，原先找上门的活忙不

尽，现在一年比一年活少。原先找上门的活像一团团麻丝子，一团没解开，一团又塞手上。现在找上门的活像是天上下的毛毛雨，眼睛看着一丝丝不少，接在手上的没几滴。原先过年过不安，现在年前年后闲在家里没一件活找上门。日子过得快，世道变化得更快。日子过得快，一天一天从眼前往下过，能够看得见；世道变化快，眼睛看不透，心里想不明白。是四周村人要办的事少了？不是，只能说四周村人要办的事愈来愈多。是四周村人办事花钱少了？不是，只能说四周村人办事花钱愈来愈多。是自己办事认识的人层次低了？是自己办事的办法少了？黄金牙不明白问题的结症出在哪里。

这一天，黄金牙没有追赶上前面的三个毛蛋孩子。

他往前猛跑十几丈远停下来，不去追赶了。这条村路只连接一个村子——马家岗。三个毛蛋孩子显然是马家岗的。黄金牙要是真想找的话，什么时辰去都能把三个毛蛋孩子找出来。现在的问题，一是赵大志家有没有去县交警大队报案，二是赵大志家有没有找着其他目击证人。要是赵大志家没报案、或者赵大志家有其他目击证人，黄金牙这么去找三个毛蛋孩子都是不适合的。从三个毛蛋孩子方面来说，黄金牙眼下就匆匆忙忙地跑去找着他们该说些什么话、又能说些什么话呢？以往里都是事家把活送上门，黄金牙权衡一遍，能做，伸手接过来做一做，得一份好处钱；不能做，两只手摇摆着往外推，什么损失也没有。现在黄金牙出面自己找活，那也得掌握时机与火候呀。黄金牙站半路想清楚这些事理，一步一步往回走。

黄金牙依旧回到原先的位置。这里能看见县交警大队来勘察事故现场。哪知道等候到挨傍晚也没见到一个交通警察。从表面上来看，黄金牙等着一个空，实际上却是等着一个实，一个实实在在的实，一个踏踏实实的实。县交警大队没有来警察，说明赵大志家没有报案。赵大志家没有报案，说明案子摆在那里没人去动。

第四天挨傍晚，黄金牙在孩子的坟上见着黄银月。

2

这个摔死的孩子名字叫黄旺。

前两年赵大志在外面打工认识一个也是打工的女人。两人结婚不到一年，这个女人就看上另一个有钱男人，撇下赵大志跑掉了。黄银月原先的

男人名叫张大手，一直在外地盖大楼。张大手手大，天生就是拿瓦刀的材料。可张大手却长着一双小脚，一下没站稳当，一头从半空里掉下来，摔死了。赵大志跑掉老婆，黄银月死掉男人，两人经过中间人一撮合，去年秋天做起了半路夫妻。城市是两人共同的伤心地，赵大志不愿外出打工，黄银月也不想让赵大志外出打工。黄银月说，我俩就在家种二亩地，哪里也不去。赵大志说，好！二亩地，一半种粮食留吃，一半种青菜卖钱。

二亩地就分出一亩地种白菜。

孩子原名叫张旺，黄银月改嫁后，儿子改姓黄，不姓赵。赵大志不在意，说姓黄姓赵我都当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。黄旺四五岁，似懂事非懂事，原本与亲生父亲张大手见面少，印象模糊，情感不深，现在换一个新大（爸），就像换一件新衣服，很快“爸爸长、爸爸短”就与赵大志亲热了。白天大人忙白菜地里的活，黄旺自顾自地玩。原本不是一家人，很快过成一家人。日子“哗啦、哗啦”风吹树叶一般快速地往后翻动着。

腊月天，一亩白菜长成棵。赵大志头一趟去县城卖白菜的路上就摔一跤，把一只右脚脖子扭折了骨头。村庄距离县城二十里地。赵大志使用的工具是一辆加重脚踏车。脚踏车后货架两边捆绑着两只荆条筐，白菜装足实少说也百把斤。清早路面薄薄地铺着一层霜冻，脚踏车一打滑，赵大志别着右脚脖子摔地上。摔跤地点就在县城里，赵大志坚持卖一会白菜，右脚脖子疼得吃不住，去医院一拍片子，骨头裂开一道缝隙。赵大志右脚脖子打上石膏回家，不能再去卖白菜。黄银月又要照顾男人，又要照顾孩子，也抽不出时间去卖白菜，只得顾人顾车，把一亩白菜拉县城草草处理掉。除去赵大志的医药费，卖一亩白菜没剩余几个钱。前一个男人死两年，后一个男人又这样，黄银月心里想想就惊慌，背人处流淌不少眼泪，眼泪一干，还是要想办法把日子过下去。黄银月拿出家里积蓄，赶集买回四头猪秧子，两条牛犊子。猪秧子喂大能卖钱。牛犊子喂大也能卖钱。

黄银月暗暗地跟命运较着劲，说我就不信日子过不下去呢。

年后天，黄银月陪着赵大志去县城医院，去掉右脚脖子上的石膏。医生说赵大志右脚脖子需要一个阶段恢复才能吃重干活。医生又说赵大志不能天天在家待着不动，需要经常活动活动，锻炼锻炼。赵大志怎么活动、怎么锻炼呢？赵大志说，我骑脚踏车去镇子上溜一溜，逛一逛。黄银月说，你右脚脖子不能吃劲，还能骑脚踏车？赵大志说，我右脚担一点劲，左脚用力一样骑。赵大志骑上脚踏车在院子里转几圈。赵大志前面骑，黄旺后面撵。黄银月阴沉好多天的一张脸终于露出笑色。院子里一吵一闹，四头小猪在猪圈里“哼唧、哼唧”直叫唤。两条小牛在牛棚里也“扑通、

扑通”直踢腾。赵大志把脚踏车停下来，跟黄银月说，看看怎么样，相信我能去镇子上吧？

黄旺也想跟着赵大志一起去镇子上。

黄银月说，你们爷俩一起去吧！

就这么前后不到半个小时黄旺就没了，支撑黄银月的天空就塌下来。

出事的经过很简单。赵大志骑着一辆脚踏车，带黄旺一起去镇子上玩。路经镇子上的十字路口，赵大志觉着车子一晃悠，身后车座上的黄旺“妈呀”大喊一声。赵大志头脑闪开一条缝隙，灌进一股凉风，就知道出事了，出了大事了。赵大志两手急忙刹住车闸，回头一看，黄旺脸朝下趴地上，沉沉静静的，一动不动。赵大志扔下脚踏车，跑过去，大声喊叫开，黄旺！黄旺！你怎么啦？你说话呀？看不出黄旺伤在哪里，也看不出黄旺伤得怎么样。黄旺脸上擦破几块皮，鼻子里有血流出来。出事地点就在镇医院附近。赵大志抱起黄旺没命地往医院跑呀跑、跑呀跑、跑呀跑。

镇医院里的医生、护士忙活一阵子，停下来，说怕是伤在头脑里，不照（行）了。

按照当地风俗，孩子夭折，当天死当天埋，不过夜。天色将黑的时辰，黄旺连着一副小棺材一起被抬出家门。村西有一片乱坟地，一些不明正路的村人死后一律埋在那里，夭折的孩子也一律埋在那里。不用说黄银月受到的打击最大，一天来，一会清醒，一会昏迷。清醒的时候哭，昏迷的时候也哭，哭干了眼泪，哭哑了嗓子，哭黑了天空。棺材装着黄旺被抬出家门，黄银月不哭了，两眼干涩地看着一口没及上漆的白茬子棺材，愈来愈淡，愈来愈暗地融进一片夜色里，像天空落下的细雨无声无息地渗进夜色里。

黄银月躺在床上，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不哭不闹也不睡觉。黄银月两眼始终睁得大大的，直直地盯着屋顶不放松。夜间的屋顶一片漆黑，黄银月却能感到屋顶一点一点往下压。白天的屋顶一片明亮，黄银月仍旧能够感到屋顶一点一点往下压。生活就像一篮子鸡蛋，一下摔散硬地上，蛋清蛋黄流一地，黄银月真是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往下过。

第三天，赵大志起床早，一种负罪的心理沉压着，不敢多说一句话。赵大志手拿一把扫帚，瘸腿一拐一拐的，把屋里屋外“哗啦哗啦”打扫一遍。赵大志手端脸盆，瘸腿一拐一拐的，把屋里屋外“哗啦哗啦”掸一层清水，压一压飞扬的灰尘，压一压突如其来的晦气。而后，赵大志走进牛圈牵出两条牛犊子。赵大志跟黄银月说，我去赶集。黄银月触电似的“骨碌”爬起床，问赵大志，你赶集牵着两条牛犊子干什么？赵大志说，我把

两条牛犊子卖掉。黄银月还是问赵大志，你卖牛犊子干什么？赵大志说，昨天棺材是赊人家的，帮忙人去饭馆吃饭也是赊人家的，卖牛犊子还账。黄银月不愿卖牛犊子，牛犊子曾经是她过好日子的梦想。黄银月说，棺材钱我出，吃饭钱我出。

张大手出公伤事故死，建筑单位赔偿不足二万块。殡葬张大手前后花去几千块钱，黄银月留下一万整一把存进镇子的银行里，留黄旺长大上学用。眼下黄旺一死，这一万块钱还留着干什么呢？赵大志不愿花这笔钱，说这是张大手的性命钱，我一分钱都不能花，花一分钱我良心都不安。黄银月说，卖掉两条牛犊子，赶明指望什么过日子？赵大志说，过几天我就出门去打工。黄银月说，你右脚脖子没有好利索，怎么能出门？赵大志说，这个家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黄银月看见两人中间出现的一条大裂缝。黄银月说，你去哪里我管不着，我是哪里都不去，就在家喂四头猪，就在家种两亩地。

赵大志赶集把两条牛犊子卖掉了。

第四天下午，赵大志收拾好铺盖卷，准备隔天一大早就出家门去打工。黄银月阻拦不住，也没有理由阻拦。黄银月觉得一颗心阴沉得能够拧出苦水，一颗心堵塞得透不出一丝光亮。挨傍晚的时候，黄银月去黄旺坟上哭一哭，想把一颗心里的苦水拧出来，想把堵塞的一颗心透出一丝光亮来。在黄旺坟上，黄银月瞧见不远处站着一个人。猛然地，黄银月心想是赵大志，心想赵大志临离开家门来黄旺坟上看一看，哪知走近一看是黄金牙。按照辈分，黄金牙比黄银月长两辈，黄银月喊黄金牙大爷（这里人家把爷爷喊着爹爹）。看样子，黄金牙已经等候自己一小会。看样子，黄金牙等候着自己是有事。

黄银月说，是我大爷呀，找我有事？

黄金牙说，我早两天就想来，又怕你听不进我说的话。

黄银月问，什么话，你说吧。

黄金牙说，你家怎么不报案呢？

黄银月心里一惊，似有预感地问，报什么案？

黄金牙说，俗话说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你家去县交警大队报案一处理，不抵命，起码赔三五万块钱吧。

黄银月从黄金牙嘴里听出一点弦外之音，只是不大明白。

黄银月赶紧说，我听不懂你说的话，赵大志骑车带着黄旺摔下来，我报案去告谁？

黄金牙两眼“嘹啦”闪开一道亮光，知道赵大志糊里糊涂不知道孩子

的死是一起交通事故造成的。

黄金牙心里激动，脸上却很平静地说，你不知道？你家孩子是别人家的拖拉机挂下来摔死的？

黄银月紧着一口气问，谁？哪个村子的哪一家？你说的是实话？

黄金牙说，现在你问我这些话，我也不好说。我只能跟你说，有一辆拖拉机一拐弯，车上拉着的竹竿一甩头，正好打在你家孩子的头上，要不是被竹竿打着头，孩子从脚踏车上摔下来怎么会一下就死呢？

猛然间，黄银月头脑“嗡嗡嗡”地叫起来。

这几天，黄银月心想孩子死就死了，从来没想过问一问赵大志，孩子是怎么摔死的。

黄金牙说，报案不报案是一件大事，你回家好好想一想，想清楚了，想明白了，真想报案我帮你去找县交警大队，我帮你去找瞧见拖拉机挂人的证人。

黄金牙大包大揽地说，县交警大队里的人我熟识，看见拖拉机挂人的证人是哪个村子的，我也查听清楚了。

黄金牙还说，你家要去报案的话，明天早上去我家，我在家候着你。

黄金牙就是这么一个人，该说的话说完，一磨屁股走离开。

黄银月两腿一软，一屁股瘫坐在黄旺的坟堆上。

事情重大，转折突然。黄银月一时半时的决断不下。黄银月坐在黄旺坟上，左思右想好多遍，仍旧不能决断该不该报案。不报案，黄旺若是真被别人家的拖拉机挂死的，不闻不问，不了了之，不是太冤屈了吗？黄银月心不甘，也心不安呀？去报案，黄银月害怕牵扯着一桩无休无止的案子，一桩无法了断的案子。黄银月更是害怕牵扯着赵大志，毕竟是赵大志带着黄旺去镇子出的事。案子一报，赵大志现在就不能外出打工。夜深了，夜深了，黄银月失魂落魄地走进家。没有决断的事，黄银月就牙齿咬紧，一个字不往赵大志耳朵里吐露。

这一夜，黄银月还是一夜没合眼，两眼大睁着，直直地盯着屋顶不放松。

鸡叫了，天亮了。赵大志很早起床，想去赶早班车。黄银月“呼啦”一声爬起床。黄银月跟赵大志说，你走之前，我想问清楚几句话。黄银月的脸色黑黝黝的，阴沉沉的。赵大志预感到了什么，两腿紧绷着，一动不动地盯瞧着黄银月。

黄银月问，黄旺是怎么从车上摔下来的？

赵大志猛然像是触了电，原本就是一块流血的伤疤，现在黄银月正拿

着棍子往上戳。

赵大志摇摇头说，我没看见。

黄银月问，黄旺摔下的时候，有没有一辆拉着竹竿的拖拉机从身边开过去？

赵大志还是摇摇头说，我没看见。

黄银月的声音猛然大起来说，你没看见，有人看见了，看见黄旺是被一辆拖拉机上的竹竿挂着头才掉下来摔死的。

赵大志呆愣住。赵大志拼命地把记忆往那天的路上拉，拼命去想那一天那一刻发生的事。无奈，头脑里一团乱麻，什么也理不清楚。

黄银月说，我想了一整夜，就这么撒手不管不问，我的良心不安，你的良心也不安。

黄银月“呜呜呜”地哭起来说，说来说去，黄旺毕竟是一条生命呀。

黄银月快速地洗好脸，梳好头，穿好衣服，跟赵大志说，你留在家里暂时不能外出打工，我去县交警大队报案，把黄旺的死因查清楚。黄银月没有多说一句话，“哐、当”很响地打开房门，“哐、当”很响地打开院门，走出去。

3

这天，黄金牙没有带着黄银月一起去县交警大队报案。

黄金牙跟黄银月说，这是人命关天的案子，说一声报案就报案，哪有这么容易的。我先去县交警大队找熟人查听查听这件案子怎么报合适，我回头再去别的村子见一见三个证人，仔细问一问这件事。我俩明天一早去县交警大队也不算迟。没见着县交警大队的交警，没见着马家岗村的三个毛蛋孩子，黄金牙心里也是没有底，哪能现在领着黄银月去报案？黄银月心一沉，问黄金牙，案子要是报不上呢？黄金牙话语很肯定地说，案子肯定能报上，莫说县交警大队里我有熟人，就是一个熟人认不识，案子还是能报的。县交警大队就像是过去的县衙门。县衙门是干什么的？还不就是百姓伸冤的地方吗。黄银月说，我是说那三个证人要是不愿意做证呢？没有证人，拿不出证据，你就是有天大的冤屈，也白搭。黄银月头脑很清醒，一说到问题的关节处。黄金牙话语有点含糊地说，证人做证还是愿意的，这就要看我找到他们是一种什么具体情况了。

黄金牙知道黄银月一大早会找上门，早已穿戴整齐在家里等候着黄银月。

黄银月头脑里塞上一团麻，慌乱得很，一时间想问清楚许多话，可又不知道从哪里理出头。

黄银月问黄金牙，我大爷，我还是想知道拖拉机是哪个村子的，证人又是哪个村子的。

黄金牙说，我现在急着去县城，候我回头告诉你。

黄金牙走出门，黄银月跟出门。黄金牙前面走，黄银月后面跟。黄金牙走得快，黄银月跟得快。黄金牙停下脚步说，你不要老是跟着我，挨傍晚你来我家候回话。黄银月问黄金牙，我大爷，你看钱的事，我该给你多少钱？黄金牙说，钱的事好说，我帮你办这事还能光是为着钱？说起来，你大（爸）活着的时候，我俩还不是一般交情呢。大（爸）活着的时候，黄银月没听说他俩有个什么交情呀？黄银月顾不得这么多，两腿一软，跪下身子，“咚、咚、咚”，连着磕三个响头说，我大爷，这件事全仰仗你了。

黄金牙不住在黄家岗，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长大成人，该成家的成家，该嫁人的嫁人，两年前老婆一死，一个人干脆搬镇子上住。为个什么呢？还不是想着四周村人有活找上门便当一些，还不是想着办事上县城便当一些。

前面不远处是车站，黄金牙上车去县城，黄银月呆呆愣愣地站在镇子的路边上不知道做什么。从镇子往东北走三里路是黄家岗。黄银月父亲死得早，两个哥哥在外地打工，两个嫂子带着孩子留在家里。这些年，黄银月的母亲与两个嫂子的关系一直僵持着，时常里黄银月很少回娘家，现在黄旺死了，黄银月的母亲也跟着脱掉半条命，心里想着回娘家看一看，想想又不好去。从镇子往东南四里地是张家岗。大前天，黄旺奶奶手里提着一把菜刀来镇子医院，菜刀没砍着赵大志，黄旺奶奶一家人还是把赵大志不轻不重地打一顿。黄银月想去跟黄旺奶奶说一说报案的事。可眼下还无头无绪的，去一趟也是白去，什么也说不清。一股风赶过来，黄银月噙含着的泪水像溃堤的洪水，“哗啦”一声流出来。

黄银月一转身，回黄金牙家门槛坐下身，哪里不去，就候着黄金牙。

连续几夜没睡觉，黄银月坐在黄金牙家的门槛上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一觉睡到晌午，黄银月迷迷糊糊睁开眼，看一看房门依旧紧锁着，看一看天色正晌午。黄银月头一耷，眼一闭，“呼呼呼”接着睡起来。黄金牙伸手一揽案子，黄银月跟其他村民一样，就觉得有了指望，有了依靠，心里

一松缓，就能睡出一个长长的圆整觉了。黄银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黄旺。黄旺一脸伤痕，一脸鲜血，蹲在一口水塘旁边洗伤口，洗鲜血。黄银月大叫一声，孩子你怎么啦？黄银月跑过去，一把拉黄旺没拉住，黄旺挣脱开像是一只充足气的气球，飘飘荡荡地往半天空里升。黄银月没有办法，伸手抓，抓不住，蹦起来，够不着。黄旺愈飘愈高，愈飘愈远。黄银月连声大叫，孩子呀，我的孩子呀！

黄银月醒过来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黄银月说黄旺，我知道你死得冤枉，妈妈一定要为你洗刷冤屈。

这天上午，黄金牙先去马家岗寻找三个毛蛋孩子，后去县城寻找县交警大队。

黄金牙走进马家岗，村头遇见一位豁牙老太太。黄金牙问，这位大姐，我想找马家岗的三个毛蛋孩子，不知道是你们村子谁家的？豁牙老太太问，你说他们叫个什么名字呀？三个毛蛋孩子的真实名字，黄金牙一个也不知道。一路上，黄金牙把三个毛蛋孩子的外号都起出来。黄金牙说，一个孩子瘦瘦条条的不爱说话，像是三个孩子的头，我想他的外号就叫马头；一个孩子小个头，摇头摆尾的，像是一条马尾巴，我想他的外号就叫马尾；另一个孩子高高的，壮壮实实的，像是一副马腰，我想他的外号就叫马腰。豁牙老太太笑着说，你这位大哥怪会说话的，我们马家岗是有这么三个毛蛋孩子，他们是马前进家一门子的。黄金牙问，我看他们长相差不多，是兄弟三人？豁牙老太太摇头说，是堂兄弟。

豁牙老太太指着前面的一个高大门楼说，你就去那家找。

黄金牙往村子里走。

豁牙老太太追着问，他们三个偷了你家的鸡，还是偷了你家的狗？

黄金牙说，我找他们有其他事。

豁牙老太太站住脚，盯着黄金牙的背影，自言自语说，我看不会是一件好事。

大门关着，黄金牙猛拍一阵子，外号叫马尾的毛蛋孩子一摇一摆地跑过来开门。马尾见着黄金牙很惊奇地问，怎么会是你？黄金牙不说话，一直往屋里去。马尾一蹦三跳的比黄金牙进屋快，喊叫说黄家岗的黄金牙找来了。在方圆左右的村子里，黄金牙的知名度很高，豁牙老太太不认识，三个毛蛋孩子能认识。堂屋里，三个毛蛋孩子伙同一个女孩子“哗哩哗啦”的打麻将。女孩子脸上抹粉，嘴上抽烟，一看就知道在城里浪荡过不少年。

马头问黄金牙，你来干什么？

黄金牙眼睛瞅着女孩子说，我只跟你们三个毛蛋孩子说话。

女孩子上上下下打量着黄金牙，一脸疑问，狠狠地吸一口烟问马腰，他是什么人？

马腰不说黄金牙是什么人，却让女孩子出去，说这里没你的事，你先回家。

女孩子嘴里徐徐地吐着蓝烟，一浪一浪地扭出大门。

马头又问黄金牙，你来干什么？

黄金牙眼睛瞅着半开的大门说，我不喜欢敞着大门说话。

马尾巴一摇一摆地跑过去关大门，马腰制止说，不用关门，我看黄金牙能够说出什么值钱的话？

黄金牙说，你莫说，我还就是送钱来的，就怕你们三个毛蛋孩子不想要。

……

黄金牙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跟三个毛蛋孩子把要说的话说完，才转过头去县交警大队。半年没去，县交警大队大变样，一是办公的平房更换成一座新大楼，二是分管的交警也做调整。原先分管的两个交警，一个姓武、一个姓陆。现在姓武的交警没动，姓陆的交警调换成一个姓祁的交警。武交警外号叫黑脸，脸真黑，黑得像非洲人。黄金牙说，半年没来变化这么大，要是一年不来，武交警还不就当大队长啦。县交警大队，大队长官最大。武交警显然不喜欢听黄金牙说这种话，一张黑脸黑着说，我出去有点事，你有什么事跟祁交警说吧。祁交警年岁小，跟武交警搭班子，武交警是小队长。祁交警说，武队长你走你的。黄金牙布满一脸笑说，哟哟哟，你还真当上队长了呢。武交警小声说，你瞎嚷嚷什么呀，我只是个小队长。黄金牙说，什么大队长小队长的，在你们交警队还不就是队长说话算数。

黄金牙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去县城各个部门办事，你说他不懂，多少懂一点，你说他懂，他说起话来头上一句脚上一句，上下对不准一条线。黄金牙这么做，少部分是无意的，大部分是有意的。

武交警说出去有事，真的要走。

黄金牙说，你快去快回，晌午我请你俩去饭店喝一杯。

武交警指着墙壁上的一个镜框说，上面有“五条禁令”，晌午敢去喝酒吗？

黄金牙说，那我去买一条好烟？

武交警说，你这么做是行贿受贿知道吗？